

文萃叢書

烽火十城

著

盈

徐

烽火十城

著 者 徐 盈

出 版 者 文萃社（上海・北平）

總 經 售 中外出版社（北平西長安街甲二三號）

定 價 八〇〇元

三十五年六月北平第一版

開

端

「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
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
那是光明的時代，也是黑暗的時代，
那是有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

——見「雙城記」

目次

北平關處執行部	1
從張家口脫起	13
張家口人物速寫	19

集寧風砂	26
從濟南看山東	32
彭城走馬配	39
大河南北	45
歸綏一瞥	51
太原印象	56
延安的春天	63
「中原戰事」以前	71

一 北平調處執行部

二十年前，駐紮在天津的美軍步兵團團裏有一位馬歇爾中校，他以二十年的默默努力實現了拿破侖的一句話，「每個士兵的背囊裏都可能有一條元帥棒」，他的雙肩上佩有輝煌的五星元帥章，他「冷靜犀利有如一柄外科大夫的解剖刀」，又以特使身份到中國，同時却肩起了中美蘇七八萬萬人民的希望與運命。

馬歇爾，是一位身經兩次大戰的六十六歲老軍人，前額突出，雙目圓睜，兩頰下削，有如一位智慧的大猩猩，他在來華的第七十日——二月二十八日到了舊游過的北平，他備有相斫了十年的兩個反對黨的領袖張治中與周恩來，他要巡行大北方，做和平的播種。

馬歇爾三委員向執行部之講話，遲至五時二十分才開始。白魯德首先代表同人致歡迎辭後，張治中首稱：「執行部七週來對國家有很大貢獻，又代表政府一再向美國朋友致誠懇的感謝。」中國好比一個家庭，有了問題，有好隣居來促進團結與幸福。」設此項工作能完成，即和平統一民

主新中國的完成。張氏又稱：政府與中共爲自己家的兄弟姊妹，應有互諒互諒及自行反省的精神，並自美國朋友處學習。我們在重慶開會，當說馬歇爾是我們的教授，中共朋友不以爲太冒失嗎？周恩來致辭，首先代表中共向全體致謝，繼又感謝美國友人及馬帥。並稱停戰恢復交通遺俘皆不是孤立的，與蔣主席領導之政協會議之五項協議及星期一發表之軍隊改編方案皆有聯繫，一切皆爲了政治民主化及軍隊國家化的前提。諸君今日艱辛努力，實已在解決今後困難上立了基礎。繼表示同意張部長的話，我們可互諒互諒，不計過失是非。任何困難發生時，當求其在我。困難雖自對面來，我們要伸出團結的手，求問題的解決。末稱，願保證百分之百的完成，建設一個和諧的大家庭，諸位則是先鋒隊。馬歇爾在全體鼓掌聲中致辭稱：「這個會的性質是特殊的，我要給諸位講更多的事情。」首先盛讚執行小組工作的努力與成就，謂對遠東有不可估計的大貢獻。繼稱執行部工作爲歷史上的奇事，使利益衝突的雙方作到了非常劃一，辦事有效率，對世界有了直接影響，因中國之和平與繁榮有助於世界前途。對於軍隊問題，有人以爲不可能的，我們有了協定，而且很快的執行。馬氏讚美下台會敏與工作的精神，謂以中國能資源與人民的勤苦，中國定要解脫出來，站在世界應有的地位。馬氏又說明新任務即將開始後，又稱個人情感是局部的，不重要的。今日的要務是爲了四萬萬人，爲了中國繁榮，爲了世界繁榮。三氏乃於全體起立鼓掌聲中退席。

調處執行部工作了三四星期以後，經過了不少的風浪，費盡心方面的心力與唇舌，在政治協

商會議成功閉幕的第二天，也就是農曆的元旦前夕，發表了第七號聯合公報，第一次引用這樣的句子：「已有相當滿意之成就」及「普遍流行着真正之樂觀」。

新聞記者對於執行部的新聞抱着最大的關心，但同時也最難下判斷。這個像是靈敏的溫度計，升降特別迅速。隨地隨時都受氣壓變化，報道可能有風雨的到來。不論它這三週來是如何多變，但停止衝突已然實現了，今後的重心，已轉入恢復交通問題。「增加小組派至各處加以澄清之戰略區域，已派出者十一組。尚有二十組，不久亦將派出。」執行小組的飛機逐日都在滿天飛，補給的物資三日一輪，中外記者有三十餘人已分別到了各戰略地點去訪問了。

在這時間內，已有九個中心小組和幾個普通小組分佈在十個省區之內。張家口小組是第一個出發的，一月十五日便以專機將政府代表郭亞生及美代表赫理士送到地點，中共代表易耀彩開始工作。

中心小組的出發，始自十七日集寧小組，那是政府代表林光燭，中共代表孫致遠，及美方克瑞格上校所組成。同時出發的另一小組是赤峯小組，政府代表章佩，中共代表爲段蘇權，美方代表爲戴提落。後一組因爲蘇軍未撤，飛機一度因事前未曾聯絡完善而被扣。

濟南小組在十八日出發，政府代表涂叔五，中共代表陳叔亮，美方代表雷克。這一組的面積太廣，包括膠濟路線。大同小組在十九日出發，政府代表溫天鶴，中共代表李波，美方代表霍雷。第六號公報說明他們的工作順利。

徐州小組與光山小組同在二十日出發。徐州小組政府代表李樹正，中共代表爲王世英，王爲十八集團軍副參謀長，光山小組，政府代表爲鄧爲仁，中共爲薛子正，美方爲隔時。兩處鄧有了協定，衝突漸趨停止。

廣甯小組在二十五日出發，政府代表黃偉勳，中共代表方旭，美方代表米勒，因張發奎將軍否認當地有中共部隊，因而未開始工作。

新鄉小組三十日出發，先到焦作，後轉新鄉。政府代表曾樂陶，中共代表黃鎮，美方代表柯敏士，同赴修武視察地方情況。

一月的尾日，三十一日，有二個小組出發，即承德小組，政府代表岳昌濤，中共代表陳伯鈞；侯馬小組，政府代表沈國輔，中共代表熊白濤，這兩個戰時地帶不僅爲了衝突，而且爲了交通。

二月一日出發有太原小組，美方代表和禮，政府代表鄒陸夫，中共代表許光達。二日出發的有德州小組，政府代表劉金銘，美方懷特，中共代表宋紹德。五日出發的有石家莊小組，政府代表胡舜翰，中共代表徐德操，美方代表爲葛瑞波，在石工作後，即轉赴元氏。八日爲了濟南小組工作困難，想要增派一個小組，十日已出發目的地爲泰安，政府代表陳翔，中共代表華誠，美方奈浦；（在最近二個多月又先後成立淮陰，南口，焦作，泊頭，高密，棗莊，宣城，安陽及東北共計三十一小組）。

以上十多個小組的報告，完全要通過三個階段，才能發表正式的公報。第一個階段要經過執行科的研討，這裏包括有美國科長白魯德少將，政府代表周勵武少將，中共代表宋時輪少將。羅賓遜委員在第九號公報上說明「對於各執行科官長之合作精神，深表讚揚。」「對於完成執行部使命有巨大之幫助。」

參謀長會議上的研討，進入第二階段，美方海斯柯參謀長，政府蔡文治參謀長，中共羅瑞卿參謀長，這三方面的會議也是連日不休，即星期日也無例假。蔡參謀長三十七歲的年青將軍，是抗戰以來的大本營作戰科長，太平洋大戰爆發以後兩度出國，從事協同聯合國作戰問題。羅參謀長的經歷一如葉劍英委員，經過長時間的戰國生活。這個會議上的決定，方能成為提案，送到三委員處作最後的決定。蔡文治參謀長非常看重自己的使命，他說我們的雙肩上有國運的重担。

調處執行部真是一個不平凡的所在。美方是個仲裁者，希望由漢野上的廝殺進入協和醫院的大樓中，為舌劍唇槍的戰國，如今已然實現了。

在舉國反對內戰的空氣之下，可以說，沒有這樣一個特殊性的機構，也就望不到和平。

這是一月內的事。政治協商會議開幕第三天，停止衝突命令開始生效的那一天，美國馬歇爾元帥的專機運載了這一批「稀客」到北平，那就是由美國羅賓遜，政府鄭介民，中共葉劍英三委員為中心所組成的北平調處執行部到了。

當那三個人以不同的服裝與姿態走下那銀色飛機時，使人不能不想到，如果在四個月前便有

這樣的一幕，是否便沒有這次大悲劇的演出呢？難道這應是屬於歷史的必然的命運，必要有慘重的犧牲才收得結果？

每個人都是將近五十歲的人了，從每個人的半生經歷上，可以看出每個國家的邁進與個人間的聯繫來。經過記者的要求，三位委員各自公開了他們個人的史料，不同的經歷造成不同的性格，各自用了極限以下的忍耐來執行這個繁重而艱巨的工作。

羅賓遜委員，美國政府的代表，他雖然在處理軍事，但文質彬彬，却並不像一個軍人。他是現任駐華大使館外交代表兼公使銜。

他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來華，為美大使館經濟顧問，負責使館內經濟事務並指導美在華之軍事機關，九月升任外交代辦，當赫爾利返國以後，調任駐華外交官。

羅賓遜是弗吉尼亞人，第一次大戰時為驅逐機駕駛員，先就學在該州之荷吉軍校及威廉瑪麗學院，後畢業於美國銀行學社，專習銀行學，經濟學，及商法。第一次大戰期內，自普林斯頓軍事航空學校及阿拉巴馬州泰勒飛行學校畢業。他在二十八歲（一九三二年）為弗州開拓銀行及里士滿城信託公司副經理，後又加入一投資公司。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六年為里士滿交易所所長，後又在當地經營企業及在慈善機關供職，歷一長時間。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羅氏應斯退丁紐斯之邀請，脫離企業界出任政府戰時工作，担任租借法案

對澳執行處處長達二年之久。一九四五年十月，羅氏應國務卿之約，入國務院任務。留居華盛頓期間，曾與國務院商務部、財政部、農業部各政府委員商討中國問題。羅氏曾隨美國務卿出席舊金山會議，曾與出席會議之中國代表團商討中國的一般問題作爲來華的事先準備。

羅氏對於參加停止衝突命令的解釋是美方僅以友誼及中立之旁觀者資格協助中國執行雙方協議：「我願意說明一點，就是這個決議是中國人的決議，而不是美國人的意見。假如雙方都承認的事情，我自然並無異議。」

美國人是以此原則處理政府與中共間的停戰、交通、受降、遺俘四大問題。

廣東海南島文昌縣人民的鄭介民委員，今年五十歲，二十二年前（一九二五）他加入黃埔中央軍校，翌年赴蘇聯，入中山大學，越二年，返國，一九二九年初任委員長的侍從副官，不久又爲第四軍秘書。

從軍人一度轉入政治，一九三〇任廣西省政府委員，一九三二回到參謀本部的上校參謀本部的上校參謀，一九三三年到古北口參加作戰，這時候他的職務是軍委會北平分會參謀。

一九三四年奉派赴歐研究參謀業務，並有著作，次年歸國任參謀本部二廳五處少將處長。跟着七七事起，鄭改任第三處處長，一九三九年升任中將副廳長，是秋入陸軍大學受訓。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爆發的一年，代表中國參加星加坡同盟國軍事會議，又赴荷印魏非爾總部任聯絡之職。

一九四三年升任第二廳長，秋奉命訪東南亞總部協同對日作戰任務，討商作戰聯絡，在滬又參加中美聯合參謀會議。

這位不滿五十歲的少將得有中國三等雲麾勳章、忠勤、積學、英帝國勳章及美國武功勳章，著有軍事情報學，游擊戰研究，靈報勤務草案等書。

他的經歷與這次戰爭中的大小事件相應和，洞悉國內實況並且又瞭解整個國際局勢，當他到了北平下歲以後的第一句話，便是希望「坐飛機來，但坐火車回去。」使執行部的任務早日完成。他本來有成本大套的舊賬可算，但他笑笑說：「不算舊賬，不算舊賬。」

葉劍英和鄭介民可以說是同鄉與同歲，在一八一九年生在廣東梅縣，一九一九年畢業於雲南陸軍講武學校第十二期，一九二〇年參加當時在福建漳州的一國民黨領導的部隊，不久就到了廣東參加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各次戰役。

一九二三年隨中山先生出師桂林討伐軍閥，到陳炯明叛變以後，回師廣州，又隨中山先生乘中山艦，挺進白鵝潭與叛將陳軍相持多日，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創辦黃埔與故廖仲凱氏參加籌備工作，並担任教授部的副主任。一九二五年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總指揮部參謀長，督師南昌，攻克南昌後，改任新編第二師師長。

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乃去歐洲遊歷，一九三〇年到達江西中央蘇區任中國紅軍參謀長，及紅軍學校校長，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參加二萬五千里的長征。

一九三六年變十二事變至西安奔走和平，抗戰後任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自一九三八至四三年，在南京漢口西安桂林間奔走團結，後返延安。

一九四五年當選爲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至渝出席政治協商會議，旋又被派爲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委員。

這位半生全在參謀長生活中的南國人士是第一次到北平的，對於九年未商談成功的團結，這一次却抱了最大的決心。「團結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喜事，」他說：「我們希望對於和平建國，先有一個各黨各派無黨無派所共同承認的綱領，然後再談政府的組成份子。」

自從他到來以後，八路軍和新四軍都可以在大街上公開散步了。

北平上空每天飛機聲囑囑不絕，這就說明了這個古老的文化城今天已成爲一大軍事據點，十個外報記者住在北京飯店內，隨着執行小組的飛機繞遍大北方，接觸到每一個鄉村包圍城市的突出面。

美國方面大量使用着租借法案的器材，發動各部門最有效率的人力；政府方面調用了軍政軍令及調統局各單位的優秀幹部，不僅了瞭解軍事，而且洞悉外交；中共方面也動員了所謂，「騎驢驢子」的十一個單位的參謀長，紛紛來自陝甘寧區、晉綏區、晉察冀區、冀熱遼區、晉冀魯豫區、山東區、華中區、中原區、浙東區、廣東區和瓊州區，各式各樣的人都凌空而降，在北平集中而又分發出去了。這種情形，任何時間任何人都會感到陌生，然而，時間讓這種生硬的局而

慢慢總算起來了。

從一月十三日三委員到平之日起，到二月十二日，這漫長的時間內，由美國共三方面發出的聯合公報一共有十次，其中包括有和字一至四號的命令和臨時指令，小組的報告及工作情緒的說明。新聞發佈組且曾發過一二次不列號的公告，如富毅氏的追悼會之類。

第一號公報在一月十五日發出，說明各地散發停戰命令。在這一週內，戰事並未停止，且有較大的衝突，二十一日發表立即停火實行隔離的第二號公報，這命令同樣被送到各地散發。二十二日的第三號公報說明泰安停火，二十四日的第四號公報指出信陽以東衝突停止。

與東北毗連的熱河，直到今天火藥氣息尚未完全消失。二十三日蘇軍撤離了赤峯，接防問題立刻變為執行停戰對象中最有爆發性的一個。二十六日晚十時，三委員才同意發出了如此措辭的第五號公報：

「各委員希望說明本部並未命令杜聿明將軍佔赤峯（熱河），如中央社錦州電所述，而相反者為執行部命令國軍及共軍各級將領進行停戰命令，停留於一月十三日午夜前之地點，而不得再行移動，且曾令任何一方軍隊不得進駐赤峯，以接收蘇軍撤退後或將撤退後之防地。」

這問題因此才算告一段落。二十八日發表第六號公報宣佈晉冀察綏交界停戰。二月一日在協商會議閉幕後一日宣布停止衝突已獲滿意成就，恢復交通，正商原則。這個便是充滿樂觀的第七號公報。

但是事實並不盡如希望，當二月五日第八號公報宣布豫北停戰之時，各地的僞軍問題，交插在我國共與日軍之間時有紛爭。泰安車站一幕對立的全武行，說明了內涵的嚴重。據聞在會議期間，爭論至爲激烈，中共痛論僞軍的罪惡，政府方面則指出中共亦收編有僞軍。到最後則如二月九日的第九號公報所指出：

「僞軍如係國軍或共軍承認者均屬於停戰令範圍之內。」

到這時，一場大惡夢，經過了一月的時光才算由大而小，由小而停下來，進一步地才能談到恢復交通問題。而這個問題的爭執更爲激烈，中共方面認爲「恢復交通應帶來的是和平而不是戰爭」，政府方面說「停止衝突應當包括停止物資封鎖和地下活動，爲什麼還不能做到？」大衝突是沒有了，但在犬齒交錯的地帶，仍然不時有小摩擦。政府方面却說，政府決不會主動地衝突，中共也在說，保證得到停戰令以後，國以上幹部不會自由行動。雖然，他們却也坦白承認，只有一個地方是中共部隊的過失，即本月五日的侵入東光，葉委員已然下令懲戒負責人員。

執行組美組長白魯德把恢復交通的問題帶到重慶去，由三人軍事小組來商談，才算決定了原則，交由執行部公佈執行，這就是十一日發表的第十號公報具體指出恢復交通的辦法成立鐵路管理科，屬於執行處下之又一單位機構，同樣要派出小組到八條鐵路去，首先去的是津浦，平漢，膠濟，中共對於平緩的恢復則最殷切，如果不再於政治上問題的影響，則幾個月後也許可以通車了。

「修路的辦法決定了」，一位中共方面的代表說「但管理的具體計畫則仍在重慶詳加研究中。」

政府方面說，中共對於每個問題都要留下尾巴，但中共則在表示，交通不應再來戰爭，雖然雙方對於美方主持人的公正態度。則同加感佩，據美方觀察，每個北平得不到結論的問題，只有拿到重慶去交軍事三人小組得結論，而那三人小組的結論又要與和平統一民主的總政治方向息息相關。

停止衝突，恢復交通，受降與遣俘，軍四大問題已有一半得到了結論，每個結論的獲得都是最大忍耐的成果。每個問題都是多角而有被節的，執行部的工作者近來稍感輕鬆，因為每個問題無論如何不如前二者的沉重了。

這算不算是「滿意的成就」，各方面各有其滿意與不滿意的答案。中國在矛盾中邁進。